

历史角色丛书

胥吏

刘小萌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大角
色
从
书

胥吏

刘小萌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胥吏/刘小萌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5
(历史角色丛书)
ISBN 7-5013-1211-7

I. 胥… II. 刘… III. 文官,胥吏-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19 号

书名 历史角色丛书·胥吏

LISHI JUESE CONGSHU·XULI

著者 刘小萌

出版发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东方印刷厂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书号 ISBN 7-5013-1211-7/K·213

定价 60.00元 (全5册,每册12元)



前 言

俗话说“剧场小舞台，社会大舞台”，无论在哪个舞台，都曾导演出无数轰轰烈烈的戏剧，也都离不开众多角色的参与。然而，最大的舞台莫过于历史了，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时间与空间的巨大包容性，决定了它蕴涵内容的丰富多彩，同时也就注定要孕育出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来。

在他们中间，既有封建帝王、军事统帅、策士谋臣这样一些风云际会的大角色，也有诸如乡绅、胥吏、清客、商贾之类貌似平庸的小角色。尽管他们的身份、地位、作用千差万别，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却又各行其是，并且相互依存。于是才有了历史长河中的层层波澜，于是才有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业绩以及脍炙人口的逸闻趣事。

在世界诸民族中，中华民族一向以历史遗产的丰富和完整而感到自豪。然而，在堪称浩如烟海的史籍

中,真正用浓墨重笔反映社会下层生活和小角色活动的又有多少?在一个以“官本位”为传统的社会里,史家们习以自炫的,往往不过是为帝王将相们树碑立传。当然,也有例外。汉代司马迁所著《史记》,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在这部被后代史家推举为“极则”的名著中,尤其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司马迁在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还着力描写了一些下层人物的生活。例如游侠,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特殊的群体,以仗义行侠为职志,却为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士大夫所鄙弃。可是,司马迁却称道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又如滑稽俳优,近似后世的艺人。他们也是为社会上层所不耻,司马迁却认为他们“谈笑微中,亦可以解纷”,还强调了他们“因谈笑而讽谏”的作用。其次如日者、龟策、货殖者流(即占卜,商贩之辈),均有专传,人物言谈行止,无不刻画得栩栩如生。至于酷吏列传,则将贪黷的胥吏们对百姓“如狼牧羊”,且以政迹严苛获得超拔的种种劣迹暴露无遗。可惜的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司马迁这种不因人废事的做法逐渐湮没无闻。

有趣的是,直到今日,在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图书市场,充斥其间的仍旧是有关帝王将相的出版物,乃至“爱屋及乌”,由帝王而将相,由将相而嫔妃,由嫔妃而太监,由太监而……与此同时,对乡绅、胥吏、商人、

清客等历史角色却缺少深入的透视,而后者对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鉴于此,我们组织这套丛书,意在拾遗补阙,引起读者的兴趣,并推动这方面的研究。

本丛书第一集初步拟定乡绅、胥吏、乞丐、色目商人、宦官 5 个选题,有合适选题随时增补。每册书除把握特定角色的群体特征外,均从该角色与文化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与商业的关系几方面展开讨论,以构成全丛书的内在联系和特殊视角。

目 录

引 言	(1)
-----------	-----

一 “有官则必有吏”

——秦汉至元代的胥吏	(3)
(一)“胥吏”的由来	(3)
(二)秦汉时代的胥吏	(5)
(三)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胥吏	(13)
(四)宋代的胥吏	(20)
(五)元代的胥吏	(31)

二 生长乡间 执事官衙

——明代的胥吏	(47)
(一)胥吏的签充	(47)
(二)胥吏的待遇	(53)
(三)胥吏的地位	(56)

(四)胥吏出身的名臣 (60)

(五)胥吏的艺术形象 (64)

三 “与胥吏共天下”

——清代的胥吏 (76)

(一)胥吏

——官民交接的枢纽 (76)

(二)《历年记》

——一位县吏的实录 (90)

(三)“无绍不成衙” (94)

四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胥吏的刀笔生涯 (102)

(一)位卑而权大 (102)

(二)“清官难逃猾吏手” (114)

(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32)

(四)“领催绝后” (152)

(五)横行乡里的“地头蛇” (162)

(六)“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177)

五 “竖防固堤,犹恐或瘠”

——防范胥吏的手段	(195)
(一)历朝统治者对胥吏的防范	(195)
(二)清朝对胥吏的控制	(201)
(三)“官须自做”	(220)
(四)胥吏问题的症结	(227)
主要参考文献	(235)

引 言

前人说：“有官则必有吏”，官与吏，作为官僚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早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了。自周官有府史胥徒之名，以后历代相沿，胥吏的具体名称虽屡屡变化，职掌却大致相同，主要就是“抱案牍，考章程，备缮写”（《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在声名赫赫的帝王将相、名垂青史的贤臣义士、乃至光照人的才子佳人面前，胥吏永远是身份卑微、色调灰暗的一群，他们的工作似乎也平淡无味。然而，凡是有人群生活的地方，就不能没有他们的存在，凡是国家机器在隆隆运转时，就不能没有他们的参与。换言之，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胥吏扮演的只是“跑龙套”的角色，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奔走跳跃、插科打诨，那一幕幕波澜壮阔或扑朔迷离的戏剧又如何谈起呢？这大概就是历代前人为我们留下那么多有关胥吏记载的主要原因吧。何况胥吏也有他的事业和追求，也有他的喜悦和忧惧，何况从这个貌似平庸的庞大群体中还会涌现出那么多非

同凡响的历史人物呢？

那么，胥吏这一古老的社会角色是怎么一代代延续下来的呢？他们的“跑龙套”需要哪些特殊的“技艺”？他们与舞台上其他角色的关系如何？当历史的大幕徐徐落下，喧闹的锣鼓已陷沉寂的今天，我们从胥吏淋漓尽致的表演中，又能得到哪些回味和启示呢？本书篇幅有限，只是就胥吏的一些基本情况娓娓道来。

注：本书第一章由修晓波提供初稿，在此特表谢意。

一 “有官则必有吏”

——秦汉至元代的胥吏

(一) “胥吏”的由来

与官相比,胥吏无品无权,在一般情况下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都比较低,他们在官的指令下承办官府中的具体公务。但作为官府中最低级的成员,则犹如奠定高楼大厦根基的众多砖石一样,是整个官僚机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古代的“官”,据《礼记·王制》孔颖达疏:“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总而言之,皆谓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就是说,士以上谓之官,士以下不能谓之官。据《周礼·天官冢宰》:卿、士以下为府、史、胥,均不属官的范畴。府、史、胥,除一部分胥之外都可纳入后世“吏”的范畴。

从很早时起,“胥”就成为官府中小吏的同义词。《周礼·天官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注:“胥,读如谿,谓其有才智为什长。”这里的“什长”,应即十人长。换言之,“胥”是管理徒众的小吏,每个胥管理 10 名徒,故设胥 12 人,共管理徒 120 人。由此又可知,胥是最低级的小吏,胥之上还有府、史。据孔颖达疏:周室之内,称胥者多,有大胥、小胥、胥

师之类,虽不为什长,“皆是有才智之称”。又说明,有资格担任小吏的胥,应是些被认为才智高出徒众的人。

“官”的职能是“管领”,也就是主管官,而胥(吏)则是在官管理下的办事人员。但至少在魏晋南北朝以前,“吏”的概念远比后世宽泛,在某些场合,“官”与“吏”是通用的。有时“三公”也可称为“吏”,汉代的“长吏”指二千石的高级官员。在许慎的《说文》中,“吏”释义为“治人者”。《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说:“吏。理也,主理其县内也。”这里所谓的“吏”,虽与后世的吏不尽相同,但吏指基层办事人员,则是可以肯定的。后来,胥和吏都成了官场上的专称。

“胥吏”二字连用,用指官府中小吏,最迟在南北朝时就已经有了。《北齐书·彭城王传》:“守令参佐,下及胥吏,行游往来,皆自赍粮食。”“胥吏”一词虽然出现较晚,却是一种比较规范、准确的说法。如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卷十七《梓人传》:“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宋人程大昌《演繁露续集·太祖右文》也说:“武人多不知书,案牒、法令、书判、行移悉仰胥吏。”

早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选集《诗经》中,已有关于胥吏的记载。有的诗表现了下层官吏对社会的平等和苦乐不均的满腹牢骚,如《召南·小星》、《邶·北门》、《小雅·北门》等。《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寔命不犹。”这首诗是表现吏人连夜出差的牢骚的。他带着铺盖卷儿匆匆赶路,伴随着他的只有夜空中点点星光。孤独与劳累,使他感到大官与小吏劳逸是如此不均!然而这不平又能向谁诉

说呢？他只得自慰自解，责怨自己命运不济。《邶·北门》也是一个管理着一些“王事”与“政事”的吏人发牢骚的诗：“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窶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下略）吏人面对生活困境本已忧心忡忡，再加上公务繁重和家中亲人的责怪，更使他痛苦不堪，以至怨天尤人。当然，吏人的贫寒，只是与上层统治者奢侈生活相对而言，同普通百姓那种“无衣无褐”的日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二）秦汉时代的胥吏

胥吏的名称虽出现在南北朝，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就没有胥吏。我们不应拘泥于名称上机械地理解，而应着眼于实际的身份和职能。实际上，封建衙门中在官员手下办理具体公务的低级办事人员，多数属于胥吏群体。他们有各种具体的谓称，胥吏不过是一个总的、概括的说法。《史记·萧相国世家》说萧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又《项羽本纪》提到，“陈婴故东阳令史”。这里的“刀笔吏”、“令史”都属胥吏。及至汉代，中央机构中，有通称为掾、史的一批人，其中如令史、书佐等，就是主文书、管档案的吏员。在地方州、郡、县，属于这类身份的则有：门下贼曹，因与长官关系亲近，故冠以门下，职掌盗贼警卫事；门下督盗贼，主盗贼事；书佐，主办文书，起草或缮写文件；司隶校尉府的功曹从事，州府的治中从事，郡、县的功曹掾、功曹史；以及狱小吏、小史等等。

汉代沿袭秦制，属吏多由长官辟除。有的需通过考试。如《汉书·高帝纪》说汉高祖刘邦“及壮，试吏，为泗上亭长”；

《夏侯婴传》说他“试补县吏”，就是两个例证。另外，秦、汉时代实行以吏补官，由吏入官成为当时的重要仕途。据《西汉会要·选举下》的记载，就有朱博由太常掾升安陵丞；薛宣，由大司农斗食升不其丞；王吉，由郡吏举孝廉为郎；尹齐，由刀笔吏迁至御史；王訢，以郡县吏积功，迁县令；王尊，在太守府任狱小吏，后升书佐。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胥吏与官员（士大夫阶层）的分野日趋明朗。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说：

今按西都（指西汉都城）公卿士大夫，或出于文学，或出于吏道，亦由上之人并两途以取人，未尝自为抑扬偏有轻重。故天下之人亦随其所遇以为进身之阶，而人品之贤不肖，初不系其出身之或为儒或为吏也。……则所谓吏者岂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后始能为之乎？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于是以割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谓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适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于是拘謏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两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据马端临的看法，后世吏、士二途判然分离的起源可以上溯西汉时代以吏道和文学两种方法取人的制度。到后来的南北朝，确立起九品中正制，贵族政治盛于一时，吏、士的畛域随之更加分明。

汉代著名乐府民歌《焦仲卿妻》（又名《孔雀东南飞》）出自

《玉台新咏》，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首诗通过焦、刘这对青年夫妇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和礼教的罪恶，也讴歌了男女主人公纯洁、坚贞的爱情。诗中用刘氏口吻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说明年轻的府吏公务繁忙，以至夫妻间见面的机会也很稀疏。当焦仲卿的母亲要强行将刘氏遣回娘家时，焦以“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为由，希望母亲回心转意；又当刘氏被遣回家后，县令和太守听说刘氏的美貌，先后托媒人登门为家中公子求婚，刘氏之兄对妹妹一再拒婚非常失望，劝她改嫁，大意是说：“你的打算多不慎！先前嫁的是小吏，现在嫁的是郎君，好坏相差如天地，够你享福称心意。”则反映吏的社会地位的低下，不仅吏人自认是“薄禄相”，在他人眼里，吏人与官家子弟的身份地位也相差悬殊（即诗中所谓：“否泰如天地”）。

胥吏虽然地位低下，但如果不随波逐流，而是奋发向上，也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至于成为一代名臣者，也是史不绝书。

秦朝的李斯，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身胥吏的名臣。李斯，楚国上蔡人（今河南省上蔡县）。年青时曾为郡中小吏，见厕中鼠与仓中鼠境遇的不同而感慨环境的重要，于是发奋研习帝王之术。后到秦国游说，劝秦王（后称始皇）统一天下。秦王拜他为客卿（当时外国人在秦国做官者称客卿）。客卿在秦，影响了秦国贵族的权势，于是贵族借机会劝秦王逐客。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疏》，旁征博引，说